

保存檔案不外借

# 弘誓通訊

一九九三·六·第三期



保存檔案不外借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 菩薩願行·法喜同霑 / 性廣 /

—恭請 印順長老擔任學院導師之緣起

今年四月間，昭慧法師代表學院，恭請 印順長老擔任學院導師而蒙慈允，消息傳來，全體師生皆感歡喜踴躍。唯其時第二期的「弘誓通訊」已付梓，故將此一佳音，以號外夾頁方式周知大眾。本期通訊特別刊登昭慧敬述 印公導師的文章——「寒潭清水，映月無痕」，讓同學對 導師偉大的學行與思想，有更深刻的體會。並敬刊 導師在華雨精舍看「弘誓通訊」的一幅近照，用表歡欣謝禱之忱。

民國七十三年，筆者在傳統僧團中長期探索，苦於找不到思想的出路，在偶結的一個機會中，開始研讀 導師所著的妙雲集，這以後，不但解決了思想上的疑問，也確定了往後學佛的方向。法喜不忍獨享，遂與十餘位學員於七十五年籌組學院的前身：「佛教弘誓協會」，以 導師著的《成佛之道》為教材，每星期由筆者定期宣講，並利用假日公餘，帶領學員從事社會服務，參與護教活動。這些無非是受了 導師「菩薩道」思想的感召後，將信仰化為行動的具體表現。七年下來，「弘誓」凡有課程規劃，乃至教材設計，皆無不得自導師思想的啓迪。

「弘誓」於「頭無片瓦，腳無寸土」中，以無比的信心，發四弘願，學菩薩行，究其緣起，乃來自 印公長老之精神感召。七年來，聞法者不下八百人次，長期在此進修不輟者，亦有三百餘人。可以說，雖從未敢煩請 長老親教，但心目中早已將他老人家視作精神上的導師。而今正式禮請 長老擔任「弘誓」的導師，學院師生喜何如之！故此略述原委。末後，並恭錄 導師述及「菩薩」之優美文字，與同學以「菩薩願行」共勉之，庶幾聊報 導師之法乳深恩！

「菩薩學一切法，有崇高的智慧。度一切眾生，有深微的慈悲。他要求解脫，但為了眾生，不惜多生在生死中流轉。冷靜的究理心，火熱的悲願，調和到恰好。他為法為人，犧牲一切，忍受一切，這就是他的安慰，他的莊嚴了！他只知道應該這樣行，不問他與己有何利益。那一種無限不已的大精進，在信智、悲願的大行中橫溢出來，這確是理想的人生了。菩薩比聲聞更難，他是綜合了世間賢哲（為人類謀利益）與出世聖者（離煩惱而解脫）的精神。他不厭世，不戀世，儘他地覆天翻，我這裡八風不動；但不是跳出天地，卻要在地覆天翻中去施展身手。上得天（受樂，不被物欲所迷），下得地獄（經得起苦難），這是什麼能耐！什麼都不是他的，但他願窮賤。他的生命是豐富的、尊貴的、光明的。他自己，他的同伴，他的國土，要求無限的富餘，尊嚴，榮美；但這一切，是平等的，自在的，聖潔的。所以，我說菩薩是強者的佛教；是柔和的強，是濟弱的強，是活潑而善巧的強。」\*

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台北弘誓學苑

# 寒潭清水·映月無痕

—敬述 印順導師 / 昭慧 /

八十八歲的印順老法師（此下以弟子習慣，恭稱「導師」），並不是台灣佛教界最知名的人士，但是他不但影響當今台灣佛教思想界最鉅大而深遠的長老，而且也是受到國際佛教學術界最高推崇的華人佛學研究大師。這位「國寶」級的高僧，靜默、溫厚，遠離憤聞，淡泊名利，卻以支筆主導了佛教中掀天動地的「思想革命」。

導師在清光緒三十二年，生於浙江省海寧州（民國改海寧縣）。故居是農村，他自述道：

「在這區域內，沒有莊嚴的寺院，沒有著名的法師，有的是香火道場，有的是經懺禮懺。」（註1）

「寺廟中的出家人（沒有女眾），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為別人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多的差別，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眾，是「先天」、「無為」等道門，在寺廟裡修行，也說他是佛教。」（註2）

這種佛教衰敗的現象，不但導師的故鄉如此，可以說，包括台灣在內的華人佛教，除了幾個叢林（註3）還維持清修講學的門風，重視戒律或清規，其餘或多或少都已變質，淪落到僅餘儀式的軀殼。這種現象，引起導師嚴重的關切。他發現：

「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註4）

但這種佛教現況並沒有使他遠離他所心折的佛法，他只是開始思維一個問題：

「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代久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高深的法義與通俗的迷信行為相結合呢？」（註5）

還有，問題到底是否可以避免發生？此後是否有改善之道？他曾在最最受佛教徒歡迎的一本著作《成佛之道》中作如是說：

「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

這幾句話，正也是他畢生治學的原動力——「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早已萌芽於最初學佛的如上反省之中。所以他自述道：

「我的修學佛法，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想怎樣的過程，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祕僵死狀態中，振作起來，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註6）

所以他老平生治學，從不自詡「為學術而學術」；是一種「為致用而勤學」的責任感，使他要到治學過程中，正本清源為現實佛教尋索一條契理契機之路。無論是在思想上或制度上，都不是光憑愛教的熱情，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只有加上冷靜的理智、強大的意志，才能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提供有心振興者一個明確的方向。

因此，他畢生體弱多病，但心力卻非常強大，文章也常反映出光明、朗闊的心境，給人讀來有一種振奮鼓舞的感覺，真真沒有一絲憂愁、沈悶、消極、無奈的

病弱氣息。

體弱多病，當然也會影響到他的一生。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減少了在教界交際應酬的麻煩。任何活動，他不到場，也不會顯得失禮。特別是：導師本身是位非常客氣的人，若非體弱多病，他也很難開口拒絕人家的要求。

當然，深居不喜應酬，不但是健康情形使然，他自己生性淡泊，也有絕大的關係。一九七三年，大正大學敬佩他的學術成就，主薦頒授博士學位（正式學位而非榮譽學位）證書，使他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華人博士比丘。消息傳來，他一下子成為台北的新聞焦點。在別人看來不免羨慕，他卻覺得不勝其擾，於是猝然飛到台中，一時台北各界還以為他失蹤了。每年壽辰，為了避免弟子門生及仰慕德風而來者的信眾前來拜壽，他都不肯不自往處「出走」——其實對年老體衰的人來講，出門道真是一種折磨呢！

他是大虛大師的門生。大虛大師有大開大闢的氣象，學生為振興中國佛教而努力，甚至因提倡「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教產革命」而引起傳統佛教界強力的反彈，卒不得竟其志業。導師雖不提倡革命，卻以他深厚的學術功力掀起了實質上的思想革命。這種改造傳統思想觀念的革命，比大虛大師還做得更徹底。

也許是氣質簡靜使然，所以他的文章罕見大虛大師的那種波瀾出闊、眩目攝神的氣勢，卻似寒潭清水，映月無痕。早年的論辯文字，還有得理不饒人的銳氣，年紀愈大，愈見溫柔和敦厚，字裡行間，絕無一絲火氣，反而有著看盡人間悲歡苦樂、恩怨情仇的泰然與寬容。

「寒潭清水，映月無痕」！這是一種何等超脫的生命境界！他之所以讓佛弟子敬仰尊崇，又豈僅是他淵博的學識呢？應說是他散發出智慧、悲心與願力的氣息，行諸身語，流諸筆端，而讓人們「雖不能

至，而心嚮往之」！

印順導師以將近七十年的歲月，遊心法海——打從二十歲開始，就探索佛法，廿五歲出家受戒，廿六歲以後，就到圓通佛學院求法，翌年即受命向同班同學講授中觀要典《十二門論》。這以後，講學、閱藏、寫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雖然生活如此平淡，但是他的睿智，卻激盪起華人佛教思想圈的波瀾，也給老舊沈悶的佛教界，意外地注入了新生的力量——新世代的知識份子與學校青年投入佛門，很少不曾受到印公思想啓發的。

導師的著作等身，他的學術論作，廣受國際佛學界的推重，但他並不以「學者」自居。無論是探究法義還是研考律制，他都把握「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原則，肯定思想與制度是「君臨流布」的特性，從它們在時空的變遷中必須「契機」的現實，去研討其是否有正確「契理」，並在史的回顧中，不時把眼光落在當前，試圖為既不全然契理，也不全然契機的現實佛教，找一個思想與制度的出路。

此一方法論的運用，使他不落入傳統佛學研究的窠臼。傳統研究者，大抵由於缺乏教典流傳變遷的知識，所以對先後譯出的經籍，不克立足於自宗見地，而給予「了不了義」之判教，並對異義勉為會通。而印公則跳出宗派藩籬，以史學方法，還原其變遷之真相，並以哲學思考的功力，從其中尋出變遷的內在理路。而他更謹記住佛法指歸修證的大用，所以也不會陷入現代佛教學研究者的盲路——學者往往強調「價值中立」，卻在自以為是「客觀」的著作中，不免流出個人文化制約的「主觀」；而且有些完全排除「超常識之宗教經驗」的可能性，並捨宗教的皮毛而當作全部。

在學理方面，他首次提出「大乘三系」之說，肯定大乘在印度，先後有性空、

唯名、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三種學派，而不贊同西藏但談大乘二宗（性空、唯識）之說。但在發生先後上，他把真常唯心置於最後，復認為此一思想有混同婆羅門教梵我思想之虞，唯佛法究竟義最遠；這樣一來，又引起他的老師大虛大師的質疑，因為虛大師是主張先真常，後性空，末後唯識之次第，而且由於大師傳承中國佛教思想的特質，所以主張真常唯心論是最為究竟的。

此外，大虛大師有鑑於中國佛教滑向「度鬼」末路，乃提倡以創發積極人為主的「人生佛教」，印公則進一步排除佛教思想與儀式中雜濫神異的部份——亦即雙破「鬼本」與「神本」，而提倡「人間佛教」。由於佛出人間（而非在天上成佛），教典集成於人間，僧伽組成於人間，所以「佛法僧三寶」，是質樸而親切的。也因為人有思慮發達、道德自覺與奮鬥意志的三種特性，所以「人身難得」，佛弟子不宜以天神的福業為追求目標，而踐踏掉人間歲月。在佛法流傳的過程中，佛陀逐漸被理想化而神化，菩薩也有化身為鬼神者，特別是到了密教發達之後，不但與神教在行為、儀式上漸次融合，而且還出現唱道「嬉戲是道」的左道密教，與佛法的根本，背道而馳。也因此印公的「人間佛教」，含有強烈的「對治偏頗」而「契理契機」的意義，亦即：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

也因主義如此，所以他出入諸家，卻無法對傳統宗見，來個「照單全收」，而是從「全體佛法」的立場，以尊重祖師苦心為前提，而審慎地加以抉擇去取。如其對中國佛教的主流之「淨土宗」，即提出許多印證經論的違耳忠言，而觸怒保守的淨宗行人。傳說他的《淨土新論》單行本一出，淨宗行人嘩然，

視印公為異端，甚且有焚毀其書者。原來他把「淨土」定義放寬，明其為人類共同全求之理想界，不專談彌陀淨土。復批評中國淨土行者之走向偏狹，專事果德之仰鑽，少求福慧之雙修；但求「仗佛力」以仗國恩，不關「會努力」以浮此間。他指出：發願共往莊嚴淨土，方為大乘常道；所以「往生淨土」不但須精勤念佛，復須廣植善根福德因緣。如此方能自他雙利，以契應真理，契應世間。

不但對宗派見解有其抉擇，即使是對古老的經典，他也同樣不是「照單全收」。如其講述原始佛典之《阿含》，談到其中有關天文地理的記載，他就不要附會當今科學知識，而認為：佛說說法，旨在教導眾生離愛染而得解脫，並非將重點放在天文地理知識的傳布上。所以結集經典者有可能就著印度古老的天文地理知識而引述傳說。但傳說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有事實的成分，只是往往年久失真而已。比如「須彌山」，可能就是喜馬拉雅山；而所謂的「四大部洲」，也只是就著古印度人有限的地理知識，指述印度半島而已。這一頗具特色的說法，可惜一度被嚴重曲解，而產生了巨大的風波。有人密報他在「為共產黨鋪路」。原來他認為四大部洲之一的「北拘羅洲」，是「傳說為聖土，大家羨慕若山的邊陲」——泛指西藏高原。其實他之只是要指出四大部洲的傳說與現代所知之現實世界不合而已，更何況經說北拘羅洲雖為福地，卻不聞佛法，並非佛教之所嚮往，所以他實在沒有必要把自己不嚮往的所在，拿來「為共產黨鋪路」。

不過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四年，那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所以這個莫須有的誣告，還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類此觸到見地，導師的著作中，處處可見。在此只是隨手拈取幾個例子，讓讀者知道作者在探索經論真義的過程中，是如何的糾正了積非成是的觀念。另一方面

，他不但備受近代佛門人物之爭議，而且在思想上也與自己的老師作過無評之辯。可見得作為一個時代的先知，必然是要面對如此深刻的寂寞；而「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也不過是世間常態而已。但是，未來的歷史就會證明他的高瞻遠矚。

印順導師沒有太虛大師「三種革命」同步提出的爆發力，但是卻有在潛移默化之中對傳統佛教進行「思想革命」的持久力。直到今天，以他的八八高齡與孱弱的身力，已不可能廣泛閱讀各種報章來了解台灣社會的脈動，但他卻有無比的涵容，看待我這傳統封建人士視為異端的弟子，甚至仔細聆聽我對政局的分析，或主動詢問我「反核四」之類社運的道理。只要合乎情理，縱使議題對他而言並不熟悉，老人也都慈祥地聽我道一介後生小子高談闊論。當我遭致教內某些保守人士的暗箭中傷時，他並不遲疑惡意而將我「掃」出師門，反而

以沉默來表示他對我的寬容與支持。——也許是因為他護惜後生，但更多的寬容應是來自他「走過來時路」，深知要走到傳統僵化思想的前端，打破一般慣性的思考與行動方式，是何其不易！

印公已老，但此心卻永遠天真而具有創發力。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稱美善財童子：「你將要和我一樣的被人稱美為永久的童年！」而 印公導師，也將被世人稱頌為永遠的、悲智莊嚴的青年！

註一：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妙雲集」下編第十冊頁四）。

註二：印順導師：《遊心法海六十年》頁五。

註三：指僧眾聚居的寺院。「叢林」二字係取其草木不亂生長之義。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頁五四。



# 問難 & 回答

／悟泓／

問：何謂「跳出人我的想，看到差異，就看到了緣起的法？」

答：▲這裡的想，是五蘊中的想，意欲觸對境界（法）的想，換句話說是與無明相應的想，是煩惱的根源，是繫縛念著。

▲所謂的跳出，先請回憶上課時提到的一位名人祈禱詞，在此將「主」，換成「佛陀」：

「佛陀啊！

請賜給我寧靜，去接受我所不能改變的；

賜給我勇氣，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

賜給我智慧，去辨識其間的差異。」

▲如果只從人（他人）我（自我）的相對互動關係中去想，就會落入不斷的、沒有結果的、憂苦的「意對法，法對意」（產生另一法，又再與意相應）的惡性循環。

▲如果能寧靜的去接受所不能改變的（事實），就可以中斷前述的循環而得到解脫（就當下的一法而言）。

▲如果還有可以改變的機會，就提起勇氣去做。有做，因緣就會改變，前述的惡性循環就變成了良性循環。

▲但無論是寧靜的接受，或勇敢的去改變，都是一種「做」，其間的差異，我們要有智慧去看、去辨識，這就是跳出。

▲差異是現象，有差異的性質存在，是因為有不同的因緣，沒有一法不

是因為因緣而起，這就是緣起。  
問：何謂「緣起觀」？

答：一切法非恆存的、獨存的、自在的；都是依緣而起的、依緣而滅的。用這樣的觀點去看一切事物，養成習慣，確定它，認定沒有錯，不因如來出世、不出世而有差別，是一種觀察，也就是一種智慧。

用這樣的智慧去看自己的寧靜、勇氣或是寧靜與勇氣所要改變的那些可以改變的或目前不能克服的「煩惱」，你可以確認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一法所「牽牽」，換句話說，不被繫縛。

不被繫縛，心就不會隨著境圍轉（惡性循環）；不圍圍轉，心就更靜，相對的也更能具足方便或善巧去面對或解決當下的問題，而不會「更造新業」。

問：何謂「三德等究竟，方便示差別？」

答：三德：智德、斷德、恩德。

任何有情眾生，只要依著佛陀所開示的正道修行，皆可達到解脫、成佛。成佛也就成就了三德：自己以及幫助眾生解脫的智慧（智）；斷一切煩惱，習氣永不再起（斷）；普願利益眾生，恆行利益一切有情事（恩）。這是任何一位佛都具足的，一樣的「平等究竟」的。但眾生在各凡位上，因根機不同而有種種差別，諸佛也就「方便」善巧的「示」現種種不同的國土或法相「差別」，救濟有情。\*

# 上唯識課的心情——

四月十六日星期五下課後，有一位同學問我：「唯識」要怎麼修行？我當下楞了一會兒，反問她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原來她常告訴別人她正在上學院「唯識法義」的課，但當別人問她唯識的修行法門到底是什麼的時候，她都說不出具體的內容。因此，她感覺到困惑，她希望我能告訴她，用簡短的幾句話，或是一篇文章也可以，像談到淨土法門一樣，「念佛」、發願往生等等，可以很清楚的說明「唯識」的修行法門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第一：學院的目標是：「提昇學員的佛學知識，期其解行並重，福慧雙修，實踐佛法於生活中。」我自己也和同學們一起上昭慧法師「唯識法義」的課，法師講授「唯識法義」當然是「提昇佛學知識」，但怎樣才是「解行並重」呢？又怎樣才能落實「唯識法義」於生活中，當作日常修行的法門呢？

第二：如果說「唯識」只是佛學知識，而修行與其並不相關，那麼除了「知識」的增加外，還有什麼理由要「上唯識」的課呢？如果學院原來上了二年的「唯識法義」，到最後，談到修行，還是只能「念佛」、「持咒」的話，二年的「唯識」課對他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來分辨清楚，從修行—實踐佛法的觀點，而不是從「唯識」的觀點。

首先，我們知道經典裡有很多學佛的次第，但是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是聞、思、修。「成佛之道」第二章：「聞法趣入」也開宗明義地指出聞法的利益是：由聞知諸法，由聞起厭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修行的目的是得涅槃，但涅槃是什麼呢？那是證悟者的境界，未證悟者窮

其思惟、辯論也不可能體會。我去過加勒比海的幾個小島，那是歐美人士渡假的天空，太陽很大，但是剛剛好溫暖到不會讓你覺得熱。風很涼爽，雖然四面環海，但不會有酸、濕、粘、膩的感覺。可是我這樣的描述，對於大多數生活在高雄後勁地區，即使大晴天也看不清楚太陽的居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船在加勒比海的海面上航行，你躺在甲板上好像還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那種寧靜是一種動中的靜，一種動與靜的平衡，不是絕對的靜，卻是相對的、好像一切都恰到好處、一樣的星空、一樣的海，但是在澎湖黑水溝，和巴士海峽附近的「行船人」也是無法體會的。既然涅槃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只能靠體悟，但又必須指出體悟的方向讓修行者有個依歸，那麼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遮詮」的方法，用反面的否定來顯示所詮釋的事理，比方說：「不增不減，不垢不淨，非善非惡，非常非非常等」。更具體的說就是：煩惱不是涅槃，而煩惱中最大的煩惱是生與死，所以修行者每常把生死的解脫當做目標。煩惱中的根本是貪、瞋、癡，貪癡癡的來源是無明，無明的呈現方式，也就是它的五個爪牙—五蘊（色、受、想、行、識）。煩惱的結果是透過身、口、意產生造作，造作就有業力，業力的影響使我們感受果報—或苦，或樂，或不苦不樂。但問題是我們一期的生命是會結束的，結束以後，這些影響力又怎麼繼續影響我們的下一輩子呢？所謂的「識」有那些呢？那些是與輕重的煩惱相應的，那些是與微細的、根本的無明相應的？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煩惱到底是什麼？不知道煩惱是什麼？卻就要修行、要斷煩惱、要解脫生死，那不是跟自己一生病、一打噴嚏，就去西藥房買成藥

# ——留給同學一些意見思考 / 悟泓 /

來吃一樣的危險嗎？「唯識」—大虛大師判就是「法相唯識」宗；順順導師判為「虛妄唯識」系。「法相」意味它對一切諸法的分析、解釋，全面、週延而且獨到；「虛妄」意味「唯識無境」的中心觀點。以上說明學習唯識、聽經聞法，本身就是一種修行。即使你是以念佛或其它方法做為你的日常功課，修行方法的用意還是要了解。而適當，許多方法的弘揚，當談到修行的目的、對治的目標時也經常要說明這些，且多半都不出唯識和真實唯心思想的范围。

其次，法師在上課曾經提到，導師在《修定—修心與唯心 秘密乘》一書中有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思想，從大乘初期的念佛法門中來。念佛，並不同於我國一般的口稱佛名，而是內心繫念佛而得三昧的，著名的是般舟三昧。『修行而成三昧，佛身明顯的現前，這能與修行者問答……。見佛、問答，都是定心所現的，所以得出唯心所作的結論。』「定心中明明的見佛，與佛問答，但意解到，佛並沒有來，自己也沒去，只是自己定心所見。從佛與淨土的定心所見，推論到三界（生死往來處）也是自己所作的。」

「三昧」當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境界，但是導師「修得三昧的觀行，都是勝解作意—假想觀，不是勝義的觀慧。」並引「般舟三昧經」為教證：「心起想則癡，無想是泥洹，是法無堅固，常立在於念，以解見念者，一切無想念。」然後說：「依於繫念而佛當立在前面的觀想，不離愚癡，也就不得涅槃。如依此進而道遠空無所得，才能無想念而解脫！」。《別譯維

阿舍》第291經：「樂者無思念，苦者有願求，若人捨思願，是為最為勝。」在聲聞行者的解脫道上，無思念，無願求，與大乘行者的一切無所得，原來是一脈相通，一鼻孔出氣的，不同的只是悲心的廣大或狹小。唯識學從瑜伽修行者而來的體驗，對於其它修行法門的追隨者，是否也有「遮詮」的功能？這是見地的提昇，對治見樹不見林，瞎子摸象的學佛觀念缺失，是通往「實相念佛」的另一條路！

最後，也許同學還是要問——修學唯識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功」？

第一、請繼續上課，「欲知『用功』如何，請看《解深密經》分解！」，法師現在講授《解深密經》，後面有《分別瑜伽品》（卷三），和《地持品》（卷四），前者教我們如何分別修止修觀，由凡夫位修勝解行，最後證悟勝義。後者，說明證悟以後，成為地上菩薩，雖然義理上通於地前，且在實際上也用「心暫住之」的心情去實踐，但地上菩薩才真稱得上是無所得的利他行，而這也是唯識思想成為大乘佛法之一脈的關鍵—用無我、無願無求的心來成就利他願行，才是真正成佛的清淨資糧。

第二、未雨綢繆，每天定期修習禪定、靜生的準備工夫，養成習慣。基礎「動作」有了，學習唯識的觀行法門，才能「用得上」，這是靜態的用。

第三、日常生活中，學習用「唯識」的語言來觀察自己的及週遭的一切，一切法，這是動態的用。

預祝大家早日勤靜一如，最後，超越相對、契入勝義。\*

# 法林珠璣

· 本片段係學員依各人受用而摘錄者——謹供互勉 ·

第 5. 6. 7. 8. 編輯

## 《共修》

- ※讓個人有靜坐、獨處、讀經、沈思的時間，很重要。
- ※若不知問題緣結處——自己想獲得什麼，則會影響學習過程，故需先釐清問題，方可得正確答案。
- ※樂則無思念，苦則無願求。
- ※心起想則病，無想即涅槃。
- ※將情緒轉化成情感，再提昇成情提。
- ※學佛是為瞭解如何修行，如何安排生活，找到修行的方向及生活的目標。

## 《唯識》

- ※用共願來轉化社會對佛教的歧視與誤解的共業。
- ※若有人在思想上鑽牛角尖，佛陀往往用無記（沈默）教化之。
- ※一個人用自己的善因、善業對治自己的業力；
- ※一群人用群體的善因、善業對治團體的共業。
- ※假必依實——假法是依實法而出現→大乘「空宗」不贊成此說，而以「緣起」論述。
- ※「識」以了別為功能，識之所以為識，是認知境界而生。
- ※轉凡為聖是以斷去自性見為主。
- ※唯識對涅槃及正等覺是有分別的：
  1. 涅槃——無漏無為。
  2. 正等覺——無漏有為(菩提心願)。

## 《基礎》

- ※修行：(修正自己的行為)——修行是依

佛法的規矩繩要去修持學習，依著佛法的正規而達到修行的最終目的。

- ※念佛：緣佛的慈悲、光明、智慧、德行和種種莊嚴。
- ※聞法如求醫，要求授、要奉行、要如方服用，讓佛法的光明照亮了我們心中的黑暗，除去了身心的痛苦。
- ※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安立於緣起之善巧方便。
- ※生命的自性見，因緣起而相對存在。
- ※法喜充滿善說法，避免說話太直得罪人，說話太歪則讓人聽不懂。
- ※眾生隨類各得解——聽我們「想聽的」(聽對我們有益的)，化緣披髮黃金為上。

## 《經典導讀》

- ※菩提心——菩提心的「心」是願望，即發出成佛的願望，做自度度人的事業。
- ※大乘菩薩發此三心自度度人：1. 菩提心是因。2. 大悲心為本。3. 方便為究竟。
- ※慈，是給眾生安樂；悲，是拔除眾生的苦。
- ※修學菩提心，不是從拜佛、誦經、持咒或靜坐中得來，是要從大悲心發出的。
- ※慈在時效上能夠救急，解決一切困難，拔濟眾生的苦難。
- ※菩提心從無到有，是漸進增長，萌芽發展成果的。
- ※佛教視一切眾生為父母，即是把一般關切父母的心，擴大到一切眾生。
- ※菩提心有如寶珠，越琢磨越明淨，多一分工夫，多一分成就，斷障越多。

# 班務紀要

李鳳嬌 輯

82.4.11

上午，福德社區社服。下午，聯席會議，決議：因籌備所需人力經費及禮請法師困難，每年定期舉辦之地藏法會，改為「念佛一日」迎向。會後專題討論「以法為贈禮」一書，參與同學發言踴躍，討論熱烈，成感受益匪淺。

82.4.17-19

幹部共修。一天兩夜的齋食法會順利在桃園雙林寺舉行。課程緊湊而充實，除受八關齋戒、禮佛一〇八拜、經行、靜坐外，更安排抄寫心經——用毛筆書寫；背誦成佛之道本頌；專題討論——學佛經驗中的關鍵事件或人物及其對自己的影響；並有「心理測驗」時間，寫下平日彼此觀察所得之印象及往後改進之建議。最後心得分享，均表經驗難得，體悟深刻，法喜充滿！

82.5.2

全班聯誼——登孝子山。位於平溪鄉，素有「台灣小黃山」之稱的孝子山雖不高拔，卻極險峻，致使部分同學望而生畏，未竟全程。不過，平溪支線沿途淳樸天然的山林美景，與慈母峰、孝子山中步險徑、走較線的緊張刺激，加上天清氣朗，登高遠眺的心曠神怡，已足令人大呼：此行難得！不亦快哉！

82.5.9

福德社區社服，聯誼母親節，仍照常進行。且經師父的開示與班長的

鼓吹，服務的同學竟比平時還踴躍，實在可喜！

82.5.16

上午幹部會議；下午聯席會議。專題討論由悟深師父分享他怎樣讀書，如何整理資料，並提供「清楚、精確、誠實」三個原則，要大家用開放的心去讀書、思惟並實踐。

82.5.23

原第八組小組長陳幼琪，於基隆觀音院圓頂出家，法號「法淨」。忍師父及數位同學與會觀禮，歡喜讚歎！

82.5.30

第二次「佛一共修」於雙林寺舉辦。由性廣法師主持，法雲法師與開印法師擔任導師及悅眾法師，計七十幾位同學參加。

## 《活動預告》

82.6.23

共修課時，全班票選下屆班級新幹部，當選幹部並即開始見習。

82.6.25

停課(最後一週五)，院務會議。

82.6.30

調課——上「基礎」與「經典」。

82.7.4

幹部行脚。

82.7.7

調課，上二堂「基礎」。

82.7.9

調課，上二堂「經典」。

82.7.11

上午，福德社區社服。下午，聯席會議——新幹部列席。

82.7.14

調課，上「基礎」與「經典」。

82.7.16

期末檢討會暨新舊幹部交接。

82.7.17

暑假開始。

82.8.8

福德社區社服。

82.8.15

開學籌備會(新幹部出席)。

82.8.18

第二學年開學，弘誓通訊第四期出刊。

# 不要忽略您的愛

· 廖家慶 ·

—記愛心義賣·街頭吊籃行腳活動—



為了關懷失依兒童，保護受虐待兒童，指點迷途青少年及關心孤苦老人而籌募基金，「星橋愛心社」特別在三月廿九日青年節這一天，邀請了各個學校的愛心社團及社會上有愛心的團體共襄盛舉，參加這一次名為「不要忽略您的愛」的愛心義賣活動。

學佛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也是非常富有愛心的。此次活動班上有十二位同學報名，實際參加人數更多達十六位。我們所分配的義賣地點是萬華龍山寺，當日天氣陰雨，而且非常的寒冷，但愛心的活動是風雨無阻的。社服組長林義勇師兄，因身兼此一義賣地點的負責人，女兒亦是星橋愛心社的義工，所以工作份量最繁重，也是最辛苦的一位了。一大早就自己開著車，大老闆成了送貨員，八點的時候就已經把義賣的物品，運送至集合地點。女兒也忙著整理東西及場地，然後等待其他同學九點鐘的到達。

這次的義賣產品是華航公司所提供的機上餐食組，及芝麻卡片、貼紙、信封、信紙等。一般人的觀念，或以前學校、社團的義賣，總是擺個攤位，然後等客人發揮愛心自願上門採購。直到當天，所有的同學才知道並非如此，我們的活動是屬於不定點的街頭義賣，每位同學發給一只綁著繩子的籃子，吊在脖子上，然後把義賣產品放在籃子裡，走上街頭，哪裡有愛心的人，我們就往哪裡推銷；沒有愛心，我們也要想辦法把他們的愛心給挖掘出來。

由於同學們幾乎都沒有街頭義賣的經驗，一聽到這樣，大家都傻了眼，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初次上陣，披頭露頂，不知要如何踏出這歷史上的第一步。大家經過一陣心理調整之後，一致認為——上山也是一天，下海也是一天，演什麼就必須像什麼，為了籌募愛心基金，我們就把面子、不好意思的問題暫時擺一邊吧！於是分配二人或三人一組，沿街叫賣的行動就這樣展開了。雖然犧牲假期，冒著寒風，脖子上吊著沉重的籃子，但是每位同學卻都精神抖擻有如魔術師一般，一次又一次的把義賣產品拿出去，變成新台幣回來。同學們分佈在大街小巷、廟口、戲院門口、市場內及出入口、火車站、公車站牌，到處都看得到他們的影子，有如俯下天羅地網，要讓那些有愛心的人，不要失去了發揮他們愛心的機會，甚至連商店老闆及攤販老闆娘也都不放過。看到同學們參與愛心活動的精神，真叫人敬佩，也叫人感動。

為了顧及同學們的體力，一直叮嚀如果覺得累，可以回定點喝點水休息一下。但每位同學都儘量把握著這短短一天的義賣活動時間，期望能多募捐一些愛心基金，絕不輕言休息。而班長的適時駕臨探望各位同學，一起陪著同學們叫賣、推銷，更給同學們帶來了無比的信心及士氣。直至十二時過後，所有人員才陸續的回到定點休息、用餐。中餐是由星橋所提供的，本來只是考慮到本班同學吃素的問題，後來也是學佛的星橋負責人陳小姐認為，讓

年輕的學生義工們吃一餐素食也是很好的一件事。由於本班同學的附和，在無形中又營造了一件小小的功德。

午餐在素食、進食的情況下簡單的解決了，同學們接著互相討論上午的街頭義賣心得之後，也顧不得休息，馬上提籃上陣繼續下午的街頭吊籃行腳活動。由於今天剛好也是班上舉辦行腳活動的日子，在這裡當義工的師兄、師姊們也猶如在街頭行腳一般，只是場所不同。他們在山上，我們在街頭，但同樣都是行腳，我們這裡卻能發出更多的愛心。整個活動在下午四點三十分圓滿結束，本班同學義賣金額所

得共計 38,076 元，雖然數目不是很多，但以人員的分配比率來算，已經是很好的成績了。這要特別感謝參加此次義賣活動的師兄、師姊們的辛苦。參加名單公佈如下：林義勇、魏早榮、謝秀榮、陳美玲、陳怡如、陳怡璇、曾錦文、陳靜子、楊芷雲、蘇淑淑、盧清妹、陳月英、陳正妹、張秀霞、張麗香。

能學佛，聽聞佛法，都是很有福報的。我們不應該獨自享有福報而吝於付出，在行有餘力之時，應及時把握機會回饋出去，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十新詩心析十

## 鄭愁予的一錯誤

第七組 吳色珠

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丁香不結，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 《賞析》

歷盡滄桑，只因為一個「美麗的錯誤」的牽引——無明，而誤蹈世間迂迴不已。終究仍須了了首塵，看破人我的恩怨、是非，縱如那「蓮花般的容顏」亦須放下。

東風一舉未來，奈何心若柳絮已飛揚，而今當不知歸期亦不知前往何處，若道寂寞只因心扉緊掩，自是未見那朝陽即在推窗之際。

我的故鄉在天涯咫尺的西方，我必須歸去。在卸下那束縛已久的包袱、熱惱之際，當下即是。東風斬卻時，法音即宣流。今在此耽擱，只為愛見有，幾數亂念珠，珠滾滾，亦須持般若解信、解行而浩蕩首程，願乘淨土彌陀大願之舟此去前往，縱離前塵去，念念安樂。

一心歸故鄉，未忘菩提願。  
阿彌陀佛！

# 直心、直言

陳運

維摩詰所說經：「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直心，就是沒有歪曲，沒有虛假，是成佛所依的因，依此因將來可以成道。內心正直無曲，外表就沒有虛假，誠於中，形於外。起信論說：「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故。」楞嚴經說：「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不但學佛修道要真心無偽，不戴假面具；就是在世為人，亦要無虛假的做人，否則，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註）

假設小蓮對小華說：「你媽媽說過，你又懶又愛漂亮……（一五一十全盤托出），我是為你好才告訴你，希望你能改過，不要令你媽媽失望。」這下子好了！小華回去與師問罪，造成小華母女失和。小蓮知道事態嚴重，急忙陪不是，聲稱他是心「直」口快，乃「無心」之過。又比如小華長得不端正，又並非真如小蓮評論他的容貌時，如果你是小蓮，你是毫無保留的告訴小華真相，還是方便技巧的安慰他？無心—不加思慮的言語，果真是直心的表現？由上面二個例子推論，前者對直心所下的詮釋，顯然是流於膚淺的揣測作法，與原經本意

不合。但一般人往往自以為是把責任推給了直心，而且還屢見不鮮呢！那麼直心與方便之間如何劃分界線？什麼才是真正的直心呢？我想直心的標準，應該是透過智慧來抉擇，是否隨順菩薩心行來衡量。

虛雲老和尚的平常心與長遠心堪為後輩佛弟子的表率，這種行持若能落實在生活中，何嘗不是直心呢？就以我來說，禮佛時，常常對著佛菩薩懺悔，因為做功課發了無數次的勇猛心，但真正算起來有一天沒二天的，明知飲食要如節制，卻受不了色香味的誘惑，增加胃的負荷量，每次飽餐一頓後就每次後悔。雖然如此，當下的一念仍抵不過貪吃的慾望，屢犯屢懺。當別人告訴我靠發願來削弱習氣，增強道心，我會很慚愧的告訴他，連自我期許都無法把握，不敢發什麼願。師父講得很對，直心的真義在於對自己忠實，決定做的事，不要為任何藉口而後悔。

聽到好友頻頻抱怨上司如何不通情理，費心費力工作，調薪卻比別人低，你的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如果在以前，我會十分同情他，甚至加油添醋，猛說他上司

的不是。學佛以後師父教導，接受訊息（或媒體報導）時，不要立即判斷孰善孰惡，要先仔細評估對方說的話意見（情緒）的分量所佔的百分比有多少？事實的成分所佔的百分比有多少？不要給危言聳聽的言論給迷惑了。所以現在反應不再像以前那麼衝動，當然我會以同理心表示關切，緩和一下他的情緒……。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較能分析自己是情緒化的反應——本來就未盡職責，受到不平待遇理所當然而遷怒上司；還是事實給予的迴響（碰到不明是非的上司）？如果是前者，心情就較易平靜下來；後者的話，就要用因緣觀對治了。工作如是，修行也應如此。某位師姊很執著他所修的法門，有一天我與致物物跟他侃侃而談別的修行方法，他却十分排斥，甚至要我照著他的步調走，話不投機，搞得最後，他生氣，我也生氣。這也就是對本身修行法門偏愛的一種情緒化反應，說出的話，當然是他（意）念上的（見）解；反過來講，在說他不是時，我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因為沒在場的人，不了解實況，怎知我的話可信度有幾分？又如我

們已經畢業好幾年了，往往對著就學中的弟妹，談起社會工作經驗，要防患人心狡詐，不要從事某某行業……，有時想想，真多此一舉。別人將來所走的路，所經歷的人事，難道會跟自己一模一樣？憑什麼對他的遠景下這麼一個複雜的預言？縱使我們關心他，可略如提提胃

意某些事項，大可不必煞費周章，令他們未工作，即害怕在先。

所以表露心裡所想的，並不表示直心或直言。直心或直言的真正精神在於適度的坦誠加上一顆慈悲的菩薩心腸。修行的路上，我還是個稚子，根深蒂固的觀念仍在潛意識中徘徊。佛陀、經

典、師父給我的力量無與倫比，讓我體會到「直心直言」的內涵，願我能有智慧去判斷當下所發生的任何狀況：善行篤實、無悔、長遠的做下去；惡因緣降臨時，稍稍放慢腳步，謹慎地踏出下一步。

（註：引自演培法師維摩詰經講記）\*

## 斷食法會

### 心得彙整

何供華

四月十七日雙林寺舉行斷食法會，有小組長及幹部十餘人參加。泓師父經常在身體微恙時，用斷食法對治。廣師父也幽默的說斷食經驗：當你覺得前胸貼後背，眼皮都抬不動了，看你還有多少力氣爭長論短？所以啊—人事的紛爭原來起源於「叫牠想贏」（台語）！

醫學上證明，偶爾的斷食，有助於腸胃保健。佛門修行人更藉著控制食慾，來鍛鍊清心息念。所以斷食也是修行法門之一。這次歷時壹天壹夜的斷食，除了飲水之外，不進用任何食物，屬於「渴斷」。肚子餓得咕咕響，是共同的第一個反應。兩個夜晚，大家都願意甚濃，卻又不易入眠，身體僅管乏累，內心的力量卻源源不斷。

仲夏運動以及禮佛一〇八拜，是體力和毅力的一大考驗。泓師父慈悲，放慢了引擎，調節大家起落的動作，有些人還是免不了頭昏昏、腦飄飄，唯有專心一志，加強觀想，勉勵自己「難忍能忍」，才終於撐了下來。

毛筆抄寫心經，佛說一筆一劃練到

心版；背誦成佛之道，導師所編輯的頌偈，一字一句耳提面命；靜坐時，方才發現雜念遍飛，求一個「什麼也不想」，竟也要千辛萬苦的天人大戰一番。高緣放下，豈是件稀鬆簡單的事呢？

兩次專題討論，廣師父又殷切的要大家說出切身體驗，咸眾垂詢直指人心，和課堂上的輕鬆風趣迥然兩面。戒師與講師的風貌，不同如此！

第二天傍晚時分，出坡開散之際，遠處一聲聲傳來「米包…米包…」，剎破雙林寺近郊的恬靜，同修們這時都會心的笑了，不知道在家裡，是不是也能克制住這一頓麵包香的引誘？第三天清晨復食，細嚼香蕉，慢嚼檸檬汁，再喝少許清粥，每個人都減輕了一~三公斤，幾位胃有宿疾的同學，不但全程圓滿，甚至覺得狀況更有起色。

短短壹天壹夜的斷食法會，在佛菩薩護祐，以及兩位師父詳盡指導下，大家都感覺因緣殊勝，法喜充滿。希望下次列入共修課程，讓全體同學都能共嘗法益。\*



## 今日學佛方始起

當你看完這篇文章，讓我們一起回頭來深思以下幾個問題：1：是否已確定的在修行了？2：是否真的確定學佛是我們迫切所需要且信心堅定？3：悲憫眾生是不是我們的共願呢？

當我們面對世間的苦難及被摧殘的靈魂時，內心生起「慈悲救濟、普渡苦難」的念頭，是真的發自肺腑，或只因於經典的如是教導？或是善友的暗示而感到「必須這麼作」？因即使是經典的啓示，佛陀的開示，都還是認知到書上寫的真理，而不是發自我們心底深處真正體悟到眾生的悲慘，感同身受般的想要去濟難扶苦，甚且急於付之行動。又如，當同修在觀念、行為上有偏差時，我們決定要對其「規勸扶正」時，是真心想幫助他呢？還是只為顯現自己的聰明、才智比人強而「好為人師」？或只是要肯定生命的價值而奮力前行？

當我們傾力研讀經典時，如果感到無法深入，且經文所示無法貼切應用於生活中時，是為什麼？是否超過自己；在研讀經典時，是否完全融入佛陀的教誨，並依教奉行？是否確實的將佛法作為提升生命素養及智慧開展的指標？真的確定自己解行並重嗎？當我們走入寺院——禮佛後，可曾感到佛陀遙如在身邊。而佛像端坐依然？走出寺院外，是否煩惱依然、苦悶依舊、知塵迫逐如昔？為什麼？何以佛不常住心中？何以寺院內外成為清淨與染污的分野？此時，內外心情為何不同？行為為何異？這些問題，我們曾深思過嗎？

經過多少人杜捨棄；學佛之路上，無法承載生命中之苦海浮沈者，或成「自了漢」、或成「佛門俗人」；有者退失道心，消失於菩提道中；有者雖名為學佛，實

際上卻朝三暮四、任性而為、隨俗流污；甚至，只因無法承納學佛之道業、西寧遁於塵世浮海中，追名逐利，茫然混世蒙塵，卻恥言佛徒。凡此種種眾生相，皆緣於未能認清學佛之本然所為何來？且學佛之道、任性而為、原是難行能行；只是人生不是應該如此嗎？生命中「無常、苦」難道我們還要再任其作為，而不尋求解脫之法嗎？

人生旅程之抉擇，是靠自己創造的，欲隨業苦流轉或了脫為聖，兩者之間不僅是選擇的差異，後者更是需要以無比堅強的勇氣與決心去承擔、突破累世我執愛之葛藤——那種刻骨銘心、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道心，豈是易得？早看古來多少高僧大德，以全部生命的體驗真理，以絕對的新斷了脫自性糾結，是何等氣概？如此

大丈夫行才能在自我中脫變而出，在生死流變中超拔而起，也如此方能成就圓滿菩提。這豈是凡大所能為？又

豈是三天念佛、五天皈依之「業餘學佛人」所能了知與體會的？學佛數載，於今方知過去修行是如此不經心——唯想「脫離萬貫財、轉輪下揚州」此不但逐名逐利且還自我陶醉於「學佛善行人」之名相中，原來一切都只是如此的虛妄、愚癡與怯弱，勞勞碌碌，終是曠日廢時，無有是處。思及此，竟至惶惶終日，難逃悲憤之心。而今，唯願一心求懺悔、全力為修行，於菩提道上日日發增上心。

經此歷歷，乃著文與同修共勉——當願同修細思量，學佛至今，所為何事？道業上能否堅定信念，發勇猛精進心？若此，則祈期同願，早日成就佛道。\*

## 學佛淨濾

昨日學佛若枉然

事教者備下地獄，不將佛法做人情——（經學法語）

## 心靈筆記

## ◎病想醫想藥想◎

我的病：

治療藥方：

## ◎生活事例◎

依他起的事有——

偏計執的是——

如何轉得圓成實——

## ◎一音演說法，隨類各得解◎

讀後心得：

永遠是你殘忍的拒絕成就了我——（秦戈爾）·永遠是你殘忍的疑團成就了我——（泓師父）

## ...跟 佛 陀 說 話...

第22組 高淑芬

您看好多的善男信女，帶著一顆虔誠的心，步入莊嚴的大雄寶殿——禮拜佛。殿外陽光普照，殿內四週為祥和莊嚴肅穆的氣氛圍繞，來到佛陀您的眼前，仰望您的慈容，我想告訴您：佛陀啊！我敬愛您！

您有相好圓滿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教化四十九年，是最尊最勝的聖者，您曾經苦修六年，在伽耶山的苦行林，仍然無法斷除煩惱妄想。苦了肉體，以瘦弱無力的身體，走下尼連禪河接受牧羊女羊乳供養，跟隨您的五位侍

者，見此界沉淪而遠去，您為眾生找出離苦得樂的方法，獨自在伽耶山的菩提樹下金剛座上跏趺盤坐、發誓：若不能了脫生死，到達正覺涅槃的境界誓不起座，默然的思索解決生死的問題，最後終於降伏了內心貪嗔癡等眾魔而證得正等正覺，成為我們所信仰的佛陀——佛教領域中最為人敬仰讚頌的偉大聖者。

您創立了佛教、證悟了真理，您的智慧是值得我們崇拜信奉；您也渡化了最初的五位侍者成為比丘，為他們說苦集滅道四

聖諦法門；當您深知自己世緣已盡而來到拘尸羅城沙羅樹間準備入滅前的最後道教，弟子問您：「佛滅後，依誰為師？依何安在？惡人如何調伏？如何令人起信？」您告訴弟子要「以戒為師、應依四念處來安住、對惡人欺誑置之、經首安『如是我聞』令人起信」。您所留給我們偉大的言教，是奉行真理的最高指標，更是我們三界眾生的救主，也是長久不滅、隨時觀照我們的慧光！

偉大的佛陀——我敬愛您！

## 《編後語》

感於班上幹部、小組長、同學犧牲奉獻之實況，如之這群由法師引導歡心力行大乘人間佛法的同學，在佛學院、社會運動及素日個人的修持之間日以繼夜的精進勇猛態度，令人深省——汗顏自己發心之不足，信願勇勳搖。難得福德，親近善知識聞法益，見同修如此勤力躬身以赴，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個個如同千手千眼觀世音忙得不堪；另則也叫人擔心以此法身慧命躬行佛法，無暇嘗受世間養生之樂供養、潤澤，會不會枯竭太快呢？似我無明、愚癡之徒，少得善知識引領，怎堪世間法苦之誘引，而無知墮入末法之邊境，再進諸多惡業呢？

因此，決以烏龜精神、初生之犢的

態度繼續加入弘誓通訊編輯群。

這是今年第一次初試文字編輯的工作，作業上赫然發現我執、我慢、愚癡無知的習性身隨相應，避境跳生，徒增編輯上諸多不便與煩瑣。煩瑣即菩提，化危機為轉機——是師父常教導的法語，當下應用，顯得特別貼切得心。不過也覺得這塊屬於全班犁耕的良田，應該是需要有更多的同修共同參與或輪替耕作的，這樣所得的福田良種是不是較有機會開出更多的奇花異果呢？

願此，謹以拙筆代表編輯小組向法師、同修致謝，謝謝大家的參與！也竭誠邀請您再主動投入屬於我們共有的福田。阿彌陀佛！\*

## 財務報告

佛教弘誓學院  
收支明細表  
82年4月份

製表：杜淑真

摘要名稱	小計	合計
上期結存		564,702
收入部份：		
維持班費	127,300	
本月收入合計		127,300
支出部份：		
場地費(8次)	64,152	
其他支出	3,370	
講義製作	349	
水電費(82年3月份電話費)	358	
護照法師車馬費(3位×3500元)	10,500	
印刷費(印弘誓通訊第2期)	7,050	
郵電費(寄通訊)	130	
本月支出合計		86,507
本月結餘		40,853
累計結餘		605,555

註：敬請賜稿時，能用橫式書寫，以便編輯作業，謝謝您的配合！

阿彌陀佛！

編輯小組 敬啓

第三期 1993年6月

## 另一種學佛「六」難

- 1.不說自己忙。
- 2.不覺得心情差。
- 3.不認為身體不好。
- 4.不暗示自己個性如此改不了。
- 5.用智慧觀照自己。
- 6.用慈悲觀照對方。

~改編自弘誓師父法語

學院導師 印順導師  
發行人 性廣  
編輯群 「弘誓通訊」編輯委員會  
聯絡處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99巷  
1弄12號

電話 (02)7782440  
FAX (02)7784742  
封面說明 印順導師於華南精舍  
打字排版 恆華、任小惠  
影印裝訂 大手印、賴榮堂

